

中英劇團呈獻喜劇《孤寒鬼》



▲莊培德(右)在演出加入新元素及特別舞台效果,期望令觀眾耳目一新

【本報訊】中英劇團為慶祝成立三十年,再度邀來《孤星淚》、《風流劍客》的導演莊培德(Peter Jordan)執導法國喜劇大師莫里哀的名著經典《孤寒鬼》,即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

《孤寒鬼》背景取材於十七世紀的法國,講述吝嗇父親與他一對愛情至上的子女因為金錢與愛情引起一場瘋狂惹笑的家庭風波。主角孤寒鬼阿巴公貪愛錢財近乎瘋狂,日日想方法賺錢,並計劃從事高利貸賺大錢。為了把握機會省卻嫁妝開支,他巴不得馬上把女兒嫁出去以保存財富,也盡辦法強迫女兒嫁給有錢的老年漢。阿巴公與兒子恰巧鍾情於同一個窮家女子,一個為省錢,一個為真愛,戲劇張力因此爆發;子女為愛情雙雙站起來,聯手來個絕地大反擊。

莊培德表示:「今次執導《孤寒鬼》有別於上次(2004年),希望帶給觀眾新鮮感及加強喜劇效果,是次演出加入新元素及特別舞台效果,會令觀眾耳目一新。」

他在執導時給予演員很大的自由度,讓他們演繹得更自如,帶出更惹笑的效果。擔演男主角的袁富華說:「這已是我第三次和導演莊培德合作。他是一位能令演員安心、信任的導演,因他對每個角色都非常了解,當演員不斷發表自己對演繹方法的意見時,他一下子就能判別到哪些是可取的元素,如何令整體劇更完整好看。再者,我們能用自己覺得適合的方法演繹,可以令角色更生動,觀眾看得更舒服和投入。」

《孤寒鬼》是一齣瘋狂喜劇,演員需要用誇張的形態演出,袁富華早在排演前一個月已不斷健身,鍛煉體魄,袁續說:「為保持每一場《孤》劇的水準,我每天也跑步一小時,確保自己的體力能應付演出。」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對此劇充滿信心:「這是一齣經典的法國喜劇,莊培德導演亦是一位我十分欣賞的導演,加上各笑匠笑且出色的演繹,保證令全場觀眾有一個歡笑時光。為劇團二〇〇九至一〇年度的劇季打響頭炮。」

該劇門票於城市電腦票房發售。

▲袁富華傾力演出孤寒鬼阿巴公

薩凡納展覽「Silver & Ink」

攝影系師生多元化作品亮相香江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成功申請「活化歷史建築計劃」的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簡稱SCAD),將在前北九龍裁判法院開設首間亞洲分校,計劃於明年秋季開課。該學院現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Silver & Ink」攝影展,展出SCAD首席學術總監Tom Fischer及SCAD學生的攝影作品,先讓公眾一睹該校師生的創意和攝影水準。

將在裁判法院舊址設校

本身是著名攝影師的Tom Fischer表示,SCAD一向擅於保育古蹟,藝術設計學院共有三間校舍,包括位於美國佐治亞州的薩凡納主校及阿特蘭大分校,以及位於法國普羅旺斯的分校,校舍均為歷史建築物。

他指出,將於香港開辦的課程,內容包括數碼媒體、攝影、動畫、聲音設計、創意設計、平面設計、廣告設計、視覺效果、遊戲開發等。其中,攝影課程是SCAD最聞名的。

Tom Fischer表示,學院的攝影教授本身都是在不同範疇中著名的攝影師,並有二十四名全職的攝影教授,因此,學生可學習到不同的攝影風格和技巧。學院會讓學生以數碼攝影為起點,然後教授所有傳統的攝影及沖印技巧。從今次展覽的作品,可見學生的創作十分多元化。



▲學生的人像攝影作品

「Silver & Ink」是SCAD攝影系的年展,每年由五百多名攝影系學生的作品中,挑選最優秀的作品巡迴展出。

Fischer作品探索人與自然

Tom Fischer本身已任教攝影達十八年,他師承著名自然地貌攝影師Ansel Adams,在Adams離世前四年跟他合作無間,至一九八四年。今次展覽展出的是收錄在Fischer的自然地貌攝影集《Paradise/Paradox》中的部分作品。

其中,有些作品,是他到美國東南岸或人迹罕至的荒島上拍攝的,河塘上甚或有鱷魚或蛇等危險動物出沒。Fischer的作品旨在探討人與大自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他表示:「這些作品是我尋找地與美學相關之處的過程,像每一個人追求心目中的完美或天堂一樣,人類都渴望為自己的居所及生活追尋一個完美的地方。然而,大多數我們造訪的美景風光,都因人類的足印而遭逢巨變,當我們不斷追尋天堂的同時,地球上被我們到訪過的天堂都變得無法辨認。」

「Silver & Ink」攝影展,即日起至六月二十一日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行,由上午十一時至晚上七時開放。



▲Tom Fischer攝於自然地貌攝影作品前



▲SCAD攝影系學生的作品

《楊門女將》澳門公演

【本報記者寇偉、實習記者王靜、通訊員吳安平西安報導:在日前舉行的第二十屆澳門藝術節上,陝西小梅花秦腔團公演了青春版秦腔歷史劇《楊門女將》,受到觀眾歡迎。



陝西戲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團赴澳表演青春版《楊門女將》

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盧樹民、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愛奴埃爾·卡瓦略,以及多位港、澳、台文化界人士觀看了這支西北娃娃軍演繹的大秦之腔。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何麗鑽表示,《楊門女將》劇情感人,演出近乎完美。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院長陳彥向記者表示,如此龐大的戲曲團隊出境表演,在陝西省還是第一次。青春版《楊門女將》在澳門演出成功,再次證明了這部優秀劇目跨越文化、跨越地域的魅力,也證明了大西北的地方戲曲具備征服東南部現代化區域的實力。

汝州辦曲劇藝術節

【本報記者楚長城汝州報導:首屆中國曲劇藝術節日前在河南省汝州市舉動,全國十五家大型曲劇團帶來了八十四場優秀劇目,讓當地民眾飽享精美曲劇藝術大餐。全國曲劇名家亦聚集汝州,共商發展大計。

開幕式上,豫劇領軍人物李樹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于魁智、李勝素,以及著名曲藝表演藝術家、中國曲協主席劉蘭芳等登場亮相。開幕式演出後,河南省曲劇團編排的新版《風雪配》在汝州首演,拉開曲劇藝術節展演的序幕。

曲劇,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誕生於汝州,以優美、抒情、細膩而又明快活潑的音樂唱腔為群眾所喜愛。目前,曲劇在全國十幾個省市流傳,在河南三大劇種中名列第二,二〇〇五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作為曲劇發祥地的汝州,在曲劇誕生八十三周年之際,以籌辦首屆中國曲劇藝術節為契機,邀請海內外曲劇名家聚集汝州,共商曲劇發展大計,對外宣傳曲劇文化,展現汝州「曲劇之鄉」的魅力。

首屆中國曲劇藝術節由中國戲劇家協會、河南省委宣傳部、河南省文聯、河南省文化廳等主辦,河南省戲劇家協會、河南省藝術研究院承辦。



文藝動靜

美術編輯:李志文

日本電影精品各具風采

被稱為「日本電影之母」的川喜多夫人,與丈夫引進了不少各地大師的電影到日本放映,更重要的是向世人推薦優秀的日本電影,甚至出資幫助新導演,黑澤明、大島渚及市川崑等人的作品都是因為他們夫婦的努力而揚威海外。

向川喜多夫人致敬

二〇〇八年乃川喜多夫人一百歲冥壽,香港電影資料館為紀念這位一生為電影文化不遺餘力的「日本電影之母」,聯同川喜多國際紀念映畫文化財團籌辦「日本電影大師巡禮:向川喜多夫人致敬」節目,選映八位獲「川喜多賞」的導演共二十二部電影,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二日在電影資料館電影院和香港太空館演講廳放映。

影片包括黑澤明的經典之作《羅生門》、《留芳頌》;大島渚名作《白晝的惡魔》、《少年》、《儀式》;今村昌平的《赤色殺機》、《我要復仇》、《黑雨》;市川崑的《炎上》、《弟弟》、《滿員電車》;新藤兼人的《鬼婆》、《裸島》和曾獲多個獎項的《午後的遺囑》;CULT片大師鈴木清順的《流浪者之歌》、《東京流浪者》和《殺之烙印》;山田洋次的《幸福黃手絹》、《家族》、《男人之苦:日落日出》,以及紀錄片導演羽田澄子的《早池峰之賦》和《山中常盤》。

說得一口流利華語的川喜多長政,不但熟悉歐美電影,對早期的中國電影亦影響深遠,其妻子川喜多夫人不是導演,亦非演員,但同樣熱愛電影。他們所成立的東和商事,引薦了許多知名



▲黑澤明的《羅生門》早已成為國際知名的經典作品



▲市川崑的《弟弟》



新藤兼人的《鬼婆》

歐美著名導演的作品到日本。二次大戰後,他們更致力文化輸出,積極向歐美影壇推薦日本電影。

資料館重溫經典名作

川喜多夫人的文化建設在於保存和推廣本國與世界電影,她曾在多個影展中任評審,分享其藝術品味,她不但推薦日本片,也製作外語字幕拷貝,資助有才氣導演拍片,多位日本電影名導演皆因她的推介才為世人熟悉。夫婦二人亦聯同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成立電影圖書館的「助成協議會」,收藏電影資料及拷貝,並策劃多個日本電影節目作世界巡迴放映。

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的經典之作《羅生門》已成了「各家各說、真相難解」的代名詞,影片的技法令人嘆為觀止,電影本質的探討更使其成為電影史上的重要作品。

帶動日本電影新浪潮的大島渚,名作《白晝的惡魔》集青年、政治及罪案等元素於一身。影片中闖入攝影、誇張的特寫鏡頭和突破的剪接手法,今天看來仍舊震撼。

今村昌平作品往往揭露人們不願直視的現實,以客觀的眼光窺視戰後日本的狀況。

以改編文學作品見稱的市川崑,作品類型包羅萬有,在商業創作以外樹立了個人風格。

山田洋次喜歡關注小市民的家常生活,在日本大眾心目中,他的電影最能引起共鳴,作品總是通過笑與淚重新喚起觀眾對人生的希望。

查詢電話:27392139,節目詳情可瀏覽網址:www.filmarchive.gov.hk。



大島渚《白晝的惡魔》盡顯日本新浪潮風格

《家族》的春天總要來



《家族》描寫居於長崎小鎮的一家,經大阪往北海道定居的過程

「春天遲來但總會來。」這是山田洋次電影《家族》的一句對白,倍賞千惠子飾演的妻子以此鼓勵一家人。幾番顛簸,終於開始新生活,或許新生活荆棘滿途,明媚的春天總會來。

《家族》的英文片名Where Spring Comes Late,點明了該片的主題。這電影講述主角一家離開居住多年的長崎市的礦業鄉鎮,移居北海道農場養牛的遭遇。他們一家尤其是妻子,勇往直前,丈夫想到北海道工作,妻子就決定舉家一起到北海道。為何主角一家從無改變初衷呢?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莫大關連。

《家族》故事發生在一九七零年,這年影響了日本將來十多年的發展。七零年日本在大阪舉行世界博覽會,亦是亞洲第一個城市舉行世博會。在日本經濟開始復甦並飛速發展時,將博覽會主題定為「人類的進步與和諧」,並以日本古都之一的大阪為主辦城市,既向世界宣示日本歷史悠久,促進人類進步與和諧之餘,亦淡化其挑起二次大戰的污名,收宣傳之效。日本一九六四年主辦奧運會,七零年舉行世博會,之後開展了十多年的經濟繁榮。

主角一家正代表當時普遍的日本人。他們從家鄉長崎礦業小鎮,千山萬水,排除萬難,到北海道農場的移居過程,就是日本人戰後想努力從戰敗國落後的狀態,步向現代化,攀上世界列強的縮影。在如此的社會背景,導演藉主角一家身在大阪世博會的一段,刻畫當時全國追求現代化期間,小市民怎樣面對由傳統到現代化過程的衝突。

主角一家是典型的傳統家庭,男外出在煤礦工作,女在內相夫教子。煤礦倒閉,男亦失業,欲到北海道另謀新生,女的二話不說四出借錢籌集旅費,夫唱妻隨舉家移居北海道。值得一提的是,導演選了小津安二郎的愛將笠智衆飾演爺爺一角,他不時在小津安二郎作品飾演爸爸一角,代表上一代的父親,來到七十年代的本片,當了爺爺。

他們坐着火車,沿着海岸,離開了舊的家,新的家又未到達,猶如在日本傳統與現代兩大板塊之間游移。鏡頭刻意捕捉他們行車時路經的工廠,黑煙纏繞飄揚,機器運轉的聲音彷彿敲打着他們不安的心靈,而此不安在離開家鄉漸漸步入現代化城市後慢慢浮現。他們在大阪迷失方向,地下城人潮滔滔,曾令他們找不到出口,然而他們卻滿懷興趣,想着初到大阪這個大城市,又適逢世博會,何不入場參觀,一睹盛事呢?

矛盾的是,多日舟車勞頓,加上人生路不熟,一時找不到醫院,耽誤了細女的病情,導致她失救死亡,究竟這是否盲目離鄉遠赴異地的錯?山田洋次在電影裡沒有回答這問題,亦無借此批評日本現代化,褒揚傳統。他藉這一幕討論日本家庭未來的走向,凸顯本片的中心思想——無論前路如何,縱使時有不安,又多苦難,只要一家人一起承擔,任何事情總能解決,而這也可視為,山田洋次在一九七零這個重要的年份,為日本民族的走向之路發表了寄語。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正舉辦「日本電影大師巡禮:向川喜多夫人致敬」,當中選映了山田洋次的《家族》、《幸福黃手絹》、《男人之苦:日落日出》。順帶一提,最近山田洋次宣布開拍市川崑的同名電影《弟弟》,邀請吉永小百合、蒼井優和加瀨亮等演出,希望在二〇一〇年上映,紀念市川崑的《弟弟》公映五十周年。是次電影節目剛好有選映市川崑《弟弟》。且看翌年山田洋次的版本與市川崑的版本孰高孰低,評價如何。



山田洋次《家族》一九七零年面世,反映當時日本人的心態

李卓倫